

#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进中 FDI 因素的分析与比较

张淑娟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结合与广东省以及全国总体情况的比较,分析 FDI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局部调整模型对 FDI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和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与广东省以及全国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研究。结论认为: FDI 在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其产业结构的不协调; FDI 对东北第三产业的投入存在内部结构不尽合理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FDI 对东北第一、二产业的发展 and 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关键词:** 东北老工业基地 产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

**作者简介:** 张淑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讲师, 510420。

**中图分类号:** F1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02(2007)08-0082-06

## 一、引言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对其经济陷入衰退的老工业基地进行了改造,且成效显著,例如德国鲁尔工业区复兴、美国的“锈带”复兴以及法国东北老工业区复兴等。这些老工业基地成功改造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创新,而这是以其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的。相比之下,我国老工业基地的调整与改造处于体制转轨和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资金匮乏和市场经济不成熟是客观存在。因此,为突破资金瓶颈、实现结构调整进而振兴东北,在立足国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的基础上,引进外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其中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最具吸引力的一种利用外资的方式,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说,所谓直接投资应该理解为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播资本、经营能力、技术知识的经营资源综合体。”<sup>①</sup>

由于遇到体制和机制上的双重障碍,东北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结构性矛盾突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基地改造的经验和我国东部地区利用 FDI 的实践来看,FDI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东北地区经济大发展,还可以发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FDI 对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通过资本、技术等“一揽子”生产要素的流入,改变东道国的投资结构,进而直接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因 FDI 的流入而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使得东道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东道国的消费结构,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优化。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引入东道国缺乏的资本和先进技术可以缩短产业结构自然演变进程。这方面西方相关的理论主要有日本经济学家赤松(Kaname Akamatsu)的雁行模式理论、小泽辉智(Tereto Ozawa)的国际投资阶段发展论,以及新兴工业化理论等。

关于外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国内已有的研究多是从 FDI 对我国经济的整体影响着手,

<sup>①</sup> [日]小岛清:《对外贸易论》,中译本,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基于不同地区的特点分析 FDI 的产业结构效应的文章较为少见。本文拟对东北老工业基地 FDI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与作为引进和利用 FDI 方面佼佼者的广东省的 FDI 对产业结构的作用以及全国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

## 二、外商直接投资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特征与比较

在东三省中,辽宁利用外资形势的变化决定东三省整体利用外资的格局。例如,根据商务部的外资统计,截至 2005 年辽宁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东北地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重为 70.82%。同时,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就以辽宁为例研究 FDI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特征,样本区间选择在 1999—2005 年,除了分析辽宁省本身的 FDI 的结构特点和进行纵向比较以外,我们还与利用 FDI 促进经济发展较为成功的广东省以及全国的总体情况做横向比较。表 1 为辽宁省 1999—2005 年 FDI 的行业分布。限于篇幅,广东省和全国 1999—2005 年 FDI 的行业分布表文中省略。

表 1 辽宁省历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单位: %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平均
行业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第一产业	2.46	2.01	3.23	2.64	2.54	3.24	0.66	2.40
第二产业	63.84	67.73	68.71	66.94	66.97	65.59	52.16	64.56
其中工业	62.33	66.50	65.12	65.15	65.91	63.12	50.61	62.68
1. 采掘业	4.01	3.31	2.90	1.07	1.44	4.28	0.46	2.50
2. 制造业	56.50	59.22	59.37	59.28	63.18	56.97	49.05	57.65
3.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83	3.96	2.85	4.79	1.29	1.87	1.09	2.53
建筑业	1.50	1.23	3.58	1.80	1.05	2.48	1.55	1.88
第三产业	33.68	30.26	27.90	30.41	30.49	34.87	38.8	32.34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0.55	1.39	0.50	0.68	1.14	2.01	4.84	1.59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10.63	6.14	5.91	6.25	4.42	3.82	2.35	5.65
房地产业	13.83	14.53	15.64	15.88	18.02	22.02	27.38	18.19
社会服务业	6.71	7.57	4.69	6.04	5.74	4.83	3.68	5.61
其他行业	1.96	0.62	1.17	1.56	1.17	2.19	0.54	1.32

资料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各年计算整理。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1999—2005 年间,辽宁省的 FDI 的投向以二、三产业为主,其中又主要是第二产业。1999—2005 年辽宁省实际 FDI 平均有 64.56% 集中于第二产业,投入第三产业的比重平均为 32.34%,投入第一产业的平均水平明显偏低,仅为 2.40%。其中第二产业的 FDI 又集中于制造业,约占实际 FDI 总额的 57.65%,占整个第二产业的 89.30%,采掘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其他工业和建筑业所占比重很小。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遍及纺织、化工、医药、机械、电子及通信设备等广泛的领域。在第三产业内部,房地产业是引资最突出的行业,平均占实际 FDI 总额的 18.19%,占整个第三产业的 56.25%;其他行业所占比重较小,如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业,平均占实际 FDI 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5.65% 和 5.61%,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 17.47% 和 17.35%;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其他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科研、技术服务业等引资的数量就更少。

从纵向比较来看,1999—2003 年辽宁的 FDI 在制造业中的比重逐年稳步上升,从而带动整个工业实际吸引的 FDI 的比重也逐年稳步上升,2004 年比重略有回落。尤其是其中钢铁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电力工业等资本密集型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微电子与信息产品制造业、现代制药工业、新材料工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上升,充分说明了外资企业与其较先进的技术装备和较高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辽宁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and 产业结构的升级。例如,从 1999 年到 2003 年,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产值中,“三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从 17.8 亿元增加到 214.07 亿元,占总量的比重从 7.87% 增加到 43.8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总产值中,“三资”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从 26.43 亿元增加到

176.44 亿元, 占总量的比重从 26.43% 增加到 50.42%。<sup>①</sup> 可见, FDI 在辽宁第二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从第三产业吸引的 FDI 的比重来看, 这几年始终维持在 30% 左右, 比重变化不大。但其中的房地产行业吸引的 FDI 却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在促进辽宁省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同时, 对房地产泡沫成分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需要加强规范和引导。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吸引 FDI 的比重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横向比较来看, 辽宁第一产业吸引 FDI 比重虽然比重也很小, 但 1999—2005 年的平均水平分别高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1.18 和 0.66 个百分点(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22% 和 1.74%),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该年全省实际外资额的比重达到 2.40%。辽宁第二产业吸引的 FDI 比重虽然整体呈上涨趋势, 但分别低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9.81 和 9.71 个百分点(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74.37% 和 73.27%)。其中制造业吸引的 FDI 比重分别低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10.87 和 8.86 个百分点(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68.52% 和 66.51%)。辽宁第三产业吸引的 FDI 比重 1999—2005 年的平均水平分别高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7.94 和 7.35 个百分点(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24.40% 和 24.99%)。这说明在辽宁吸引的 FDI 总量中, 第三产业吸引的 FDI 增长较快, 特别是流入房地产行业的 FDI 在新增 FDI 中的比重高达 18.19%, 分别高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 7.52 和 7.39 个百分点(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 10.67% 和 10.80%)。外商投资在房地产业的高度集中是辽宁省利用外资的一个显著特征。

###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一) 局部调整模型

如果在分布滞后模型中包括被解释变量的若干个滞后值作解释变量, 则称之为动态分布滞后模型或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用 ADL(m, n) 表示, 其中 m 是自回归阶数, n 是分布滞后阶数, 最常见的是 ADL(1, 1), 即

$$y_t = \alpha_0 + \alpha_1 y_{t-1} + \beta_0 x_t + \beta_1 x_{t-1} + u_t, \quad u_t \sim \text{IID}(0, \sigma^2);$$

取  $\beta_1 = 0$ , 则模型变为标准的局部调整模型(偏调整模型), 即

$$y_t = \alpha_0 + \alpha_1 y_{t-1} + \beta_0 x_t + u_t, \quad u_t \sim \text{IID}(0, \sigma^2)。$$

由于局部调整模型可以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归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中, 便于我们单独考察 FDI 对各产业的影响, 而且没有在模型中放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 便于 FDI 对各产业的长期影响。当然, 这样一个模型是否合适还有待于后面对模型的各种检验。

为了消除模型随机误差项可能存在的异方差, 我们把样本数据取对数后建立回归模型, 即

$$\ln y_t = \alpha_0 + \alpha_1 \ln y_{t-1} + \beta_0 \ln x_t + u_t, \quad u_t \sim \text{IID}(0, \delta^2)。$$

我们采用这种局部调整模型分析 FDI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各产业发展的贡献和影响, 并将它们与广东以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做比较。 $y_t$  分别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各省以及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  $x_t$  就分别取相应的各省以及全国的 FDI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我们没有取各不同产业的 FDI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作为解释变量, 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仅考虑投入各产业本身的 FDI 对本产业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 同时也考虑了投入其他产业的 FDI 由于产业的连动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 对于本产业的间接影响; 二是受可获得数据的限制, FDI 按行业划分的实际投资额吉林省没有相关的统计, 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数据样本空间也很小, 都是在 1995 年以后才有相关的系统统计。为了具体分析 FDI 对第二产业中工业内部结构的影响, 我们还对 FDI 东北老工业基地传统的重工业与新兴的轻工业的不同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被解释变量相应的变换为各省

<sup>①</sup> 李媛、赵红伟:《外商直接投资对辽宁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及对策》,《辽宁经济》2005 年第 11 期。

及全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这个双对数线性形式模型中 FDI 的系数就表示 FDI 对各产业的贡献弹性。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样本为 1986—2005 年的年度数据, 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出现, 我们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 也就是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则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 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反之, 说明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 这样的回归是伪回归。<sup>①</sup> 各方程的残差序列的 ADF 检验结果表明,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 残差序列都不存在单位根, 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也就是说, 在 5% 的置信水平下, 相关的方程不是伪回归。

表 2 FDI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各产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地区	产业	$\beta_0$	$\beta_1$	$\beta_2$	调整的 R <sup>2</sup>	残差的 ADF
辽宁	第一产业	0.380(2.418)	0.704(9.527)	0.104(3.484)	0.986	-3.116 <sup>**</sup>
	第二产业	0.424(2.557)	0.824(13.240)	0.182(6.512)	0.991	-5.400 <sup>*</sup>
	第三产业	0.423(4.768)	0.879(23.957)	0.148(2.957)	0.998	-3.630 <sup>**</sup>
吉林	第一产业	0.682(2.249)	0.817(9.332)	0.047(1.612)	0.950	-3.272 <sup>**</sup>
	第二产业	-	1.042(43.683)	0.012(2.775)	0.984	-3.642 <sup>**</sup>
	第三产业	0.452(3.006)	0.937(22.004)	0.007(1.401)	0.987	-3.181 <sup>**</sup>
黑龙江	第一产业	-	0.780(7.724)	0.098(2.360)	0.938	-3.142 <sup>*</sup>
	第二产业	-	0.936(28.722)	0.158(4.652)	0.993	-3.961 <sup>*</sup>
	第三产业	-	0.899(23.009)	0.101(2.209)	0.988	-8.889 <sup>*</sup>
广东	第一产业	0.571(3.209)	0.746(10.717)	0.121(3.308)	0.988	-3.547 <sup>**</sup>
	第二产业	-	0.879(24.555)	0.384(6.101)	0.993	-3.580 <sup>**</sup>
	第三产业	-	0.884(36.447)	0.377(5.805)	0.996	-3.580 <sup>**</sup>
全国	第一产业	0.726(3.217)	0.751(10.949)	0.103(3.025)	0.988	-3.552 <sup>**</sup>
	第二产业	-	0.794(19.323)	0.171(5.380)	0.996	-3.256 <sup>**</sup>
	第三产业	-	0.870(34.165)	0.198(5.753)	0.998	-3.765 <sup>**</sup>

注: (1) 参数下面的第一个数字为参数的估计值, 括号中的数字为估计值的 t 统计量; (2) 残差的 ADF 值中, \* 表示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非平稳假设, \*\* 表示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非平稳假设。

表 2 和表 3 分别为 FDI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广东和全国各产业的影响和工业内部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

表 3 FDI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工业内部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地区	产业	$\beta_0$	$\beta_1$	$\beta_2$	调整的 R <sup>2</sup>	残差的 ADF
辽宁	重工业	1.028(2.509)	0.677(3.883)	0.234(2.487)	0.964	-3.232 <sup>**</sup>
	轻工业	1.520(2.874)	0.549(3.010)	0.410(2.960)	0.932	-3.170 <sup>**</sup>
吉林	重工业	-	1.052(74.826)	0.208(2.783)	0.972	-3.141 <sup>**</sup>
	轻工业	-	1.071(41.881)	0.293(2.148)	0.935	-3.612 <sup>**</sup>
黑龙江	重工业	-	0.802(7.986)	0.228(2.156)	0.951	-3.143 <sup>**</sup>
	轻工业	-	0.664(4.301)	0.403(2.268)	0.877	-3.157 <sup>**</sup>
广东	重工业	-	0.898(19.167)	0.176(2.868)	0.987	-3.612 <sup>**</sup>
	轻工业	-	0.840(20.799)	0.659(4.556)	0.993	-3.638 <sup>**</sup>
全国	重工业	-	0.293(2.118)	0.196(2.716)	0.655	-3.189 <sup>**</sup>
	轻工业	-	0.255(2.919)	0.404(2.703)	0.663	-3.219 <sup>**</sup>

注: 有关说明同表 2。

## (二) 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

1. 从对第一产业的影响来看, FDI 的流入每增加 1%, 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广东省为 0.121%, 全国平均水平为 0.103%。而辽宁省为 0.104%, 略低于广东省水平, 相差 0.017 个百分点,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 黑龙江省为 0.098, 略低于广东省水平, 相差 0.023 个百分点; FDI 对吉林

① 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省第一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无法通过相应的 t 检验。因此,FDI 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一产业发展的边际效应普遍不高,亟待引导和加强。

2. 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来看,FDI 的流入每增加 1%,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广东省为 0.384%,全国平均水平为 0.171%。而辽宁省为 0.182%,低于广东省 0.202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011 个百分点;吉林省为 0.012%,分别低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372 和 0.159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为 0.158%,分别低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226 和 0.013 个百分点。因此,FDI 对东北三省第二产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横向比较来看,FDI 对东北三省第二产业的发展的边际效应明显低于广东的水平,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来看,辽宁省 FDI 对第二产业发展的边际效应高于全国水平,吉林和黑龙江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从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来看,FDI 的流入每增加 1%,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幅广东省为 0.377%,全国平均水平为 0.198%。而辽宁省为 0.148%,分别比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低 0.229 和 0.05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为 0.101%,分别比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低 0.276 和 0.077 个百分点。FDI 对吉林省第三产业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系数无法通过相应的 t 检验。因此,FDI 对于辽宁和黑龙江的第三产业的边际效应远低于广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FDI 对吉林省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影响不大。联系我们前面以辽宁为例分析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FDI 的产业分布特征,虽然第三产业中吸引的 FDI 增长很快,但对第三产业的边际效应却低于广东和全国水平,这说明东北老工业基地第三产业中吸引 FDI 的产业促进作用有待加强。

4. 从对重工业的影响来看,FDI 的流入每增加 1%,广东省重工业的总产值增加 0.176%,全国平均水平为 0.196%。而辽宁省重工业的产值增加为 0.234%,分别高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058 和 0.048 个百分点;吉林省为 0.208%,分别高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032 和 0.012 个百分点;黑龙江省为 0.228%,分别高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052 和 0.032 个百分点。从对轻工业的影响来看,FDI 的流入每增加 1%,广东省轻工业的总产值增加 0.659%,全国平均水平为 0.404%。而辽宁省轻工业的产值增加为 0.410%,黑龙江省为 0.403% 分别低于广东省 0.249 和 0.256 个百分点,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吉林省为 0.293%,分别低于广东省和全国平均水平 0.366 和 0.111 个百分点。因此,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来看,FDI 对东北三省重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高于广东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对轻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明显低于广东,其中辽宁和黑龙江与全国平均水平大体持平,吉林省 FDI 对轻工业发展的边际效应低于全国水平。因此,FDI 加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产业差距。

5. 从东北地区各省 FDI 对不同产业的边际效应的比较来看,无论是辽宁、吉林还是黑龙江省,FDI 对三大产业的边际效应都是第二产业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

6. 从 FDI 对产业结构调整 and 优化的作用来看,辽宁省的情况比较乐观,黑龙江省次之,吉林省在这方面表现相对较差。

#### 四、结论和对策建议

综合本文对于东北老工业基地 FDI 分布的产业结构特征的分析 and FDI 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对本文的基本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总结和归纳如下:

1. FDI 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升级。首先,FDI 有力地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第三产业吸引的 FDI 增长较快,尽管 FDI 对于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边际效应低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但除吉林省外,辽宁和黑龙江两省 FDI 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其次,FDI 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第二产业内部的结构升级,FDI 在东北产业结构特征分析表明,FDI 加速了工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转变和工业结构的升级。

2. FDI 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的不协调。东北地区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

第二产业,投向第一产业的外资比重偏低,投资在第三产业的外资主要集中于关联效应较低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以及餐饮业和房地产业,FDI的产业结构倾斜加大了东北地区本已存在的三次产业的不协调。从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效应来看,FDI加大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业内部轻重工业的产业差距。

3. FDI对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尽合理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对第三产业发展的边际效应也有待进一步提高。首先,FDI对第三产业投资过多地流向房地产业、商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而流向通讯、交通运输、地质勘探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科教文卫部门较少。其次,东北地区的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产业促进效应远低于广东,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增强。

4. FDI对东北地区第一产业发展的边际效应不高,应该努力增强FDI对第一产业的边际效应和结构升级作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进一步发挥外国直接投资优化东北产业结构的作用,应从实际出发,制定合理的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第一,政府应加强对FDI的产业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应该根据东北地区目前产业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有重点地采用鼓励政策和措施引导外商投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品指导目录》以及2005年6月30日制定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都是指导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要充分利用政策的引导作用,进一步优化FDI在东北的产业结构。

第二,在鼓励外商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的同时,积极利用FDI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为吸引更多的FDI投向农业领域,必须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对农业领域(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农村的行业协会等)投资的吸引力。其次,不断拓宽利用FDI的渠道,加快外向型农业开发和出口创汇基地建设,积极鼓励外商投资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度加工等,重点扶持有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农业企业对外招商和交流合作,培育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的外向型龙头企业。

第三,鼓励和引导FDI更好发挥对第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作用,改造和提升第二产业。首先,鼓励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要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化,优先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加快发展航空航天产业等。对于外资投资于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应在政策上予以倾斜,鼓励外资对这些新型制造业的进入。其次,鼓励外资参与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外资可以选择多种形式参与东北各个产业的整体优化和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特别是鼓励在石化、冶金、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第四,积极引导和规范外资向服务业的流动。外商对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以及餐饮业等部门,而对交通运输业、卫生体育事业、社会福利业、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部门,目前外商投资仍很少,所占比重也很低。要通过相应的外商产业导向政策,合理的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这些较高层次的服务业部门。为保证外资流向的合理性,可以根据行业发展序列,对不同行业采取差别税率、差别利率等,使得FDI符合东北第三产业发展的需要。

#### 主要参考文献:

1. Akamatsu, Kaname, A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No. 1, 1962, pp. 3- 25.
2. 杨先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4. 宋京:《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外贸易视角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4期。
5. 宋泓、柴瑜:《三资企业对我国工业结构效益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责任编辑:英欣